

1937年十月九日正定劇變

中日戰爭

1937年一月八日文主教給他的親友寫信說“在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這裡，那裡常會有些戰爭…。目下這裡很安靜，雖然數百公里外，在北部和西南部，軍隊、強盜、…不停地槍來彈往。同時我們也不停地進行著福傳的工作，好似全中國處于和訂中。我們是否會成為日本的屬民，我不敢講我們參翁觀落治。上主會照顧我們，我們一無所懼…。最重要的是當上主召叫我們時，我們是準備好的。

1937年六月文主教到永軒去參加他堂兄弟葛德主教的晉鐸金禧。我們舉辦了一個荷蘭式的家庭聚會。在家中住了不到幾天，我便要到北京參加主教會議。七



月五日星期一我動身，希望一星期後七月八日趕回來，卻一直拖延到十三號。因為七月八號火車停駛，中國和日本軍人發生爭議。我們希望爭議會很快結束。七月十二日星期一，爭議仍未停止。於是我們決定租一輛車，把我載到北京城外二十公里。然後再租了一個牛車向東南行了二十公里，這樣我們到達北京南面的一個車站，登上火車，半夜十一點回到家中。我上面所說的（中日）爭議是否轉變為戰爭，還要拭目以待在奮鬥時我們飽受方切切，尚還是訂靜的。（1937年七月廿七日）

相片文茲和主教堂兄弟葛德主教 1937 在永軒府慶祝葛德主教晉鐸五十年金慶。

很顯然的，訂靜只是表面的（七月廿三日，日本軍攻陷北京，戰爭爆發。前幾年日軍已攻佔了滿州里（東三省）。正月二日，日軍攻陷山海關，那是葛德主教的教區，他們逐漸佔領了整個永軒府。他們對傳教區以禮相待，使他們感到安全，不再被那滲入各處的共黨和強盜所威脅。

八月卅一日，七位聖母昆仲會修士及他們的院長伯多~~威廉~~*Meijel 1947 在中國去世)被強盜們，或潛逃的兵士們，在黑山戶離北京西北約二十公里處被拘捕，強迫交贖金(以獲釋放)。他們八位拒絕找取贖金。十八天後，神父被釋放半月底修士們也獲釋放。接下來一週內，這事件給關心正定事件的每一個人，一種希望。

那時日軍(由北京)順著鐵路逐步南下。九月四日，主教描述戰爭的情形，及連續不斷的陰雨，摧毀農作物，他說“我們應把一切困難托付給上主。假如上主不幫忙，我們貧困的人則毫無辦法可施。假如我們要祂幫助我們，我們只有祈禱，

謙虛而不停地祈禱。祈禱吧！”

九月十七日(的信)“通往北京及天津的交通中斷了，可是仍有信件抵達，我不知如何(當然都是遲遲抵達。~~石家莊~~，鐵路交叉點，離~~正定~~二十公里，被嚴重地轟炸。~~正定~~，從軍事眼光看來，不太重要，可是到處挖戰壕，雖然戰爭尚在北部150公里之外。願天主保護我們，特別是那些逃兵，他們習慣搶奪財物。莊稼看來不錯，可是最近下的大雨，和挖掘的戰壕，造成嚴重的損害。在中國，貧苦的農人常是要付出最大的代價。

在~~正定~~教區聖職人員年退省是在九月19日到27日。全教區60位神父們全體出席。退省後大部份神父們都返回本堂去了。有40位~~中國~~及~~歐洲~~神父們仍留在~~正定~~(主教府)。

~~栢棠村~~附近的~~嚴規熙篤會~~院長命令修士們去~~正定~~(主教府避難)。主教說歡迎他們來，但卻相信城市會比鄉村的修院一樣危險。九月廿九日老院長毛柏~~維~~總禮偕同羅比雅~~尼馬~~及~~位~~位~~中國~~修士來到(主教府)々這最後兩位是為準備其他修士的來臨。十月七日隱院的報信人來告訴院父，城門都關閉了(不能進來)。因此其他修士們，其中有一位外籍修士，只好留在修院，面對未卜的遭遇。

在同一天~~日本~~軍隊抵達~~正定~~一座由十口米高磚牆圍繞著的縣城。戰火遂即開始。在教會的地域內 除了一千位居民外，尚有兩千位難民，大半是婦女及兒童。在



大佛寺地域內、在~~瑞士~~誓反教地域內，也是同樣。天主教地域內有三個人被殺害。許多建築物被手榴彈炸毀。十月九日早上~~日~~軍佔據了(~~正定~~)城，更加倍破壞。十月十日~~熙篤會~~院被佔據，但無特別事故發生。~~日~~軍很客氣，他們要用的都照價賠償。十月十三日，星期三，隱院的報信人，來到~~正定~~城內，回去時報告可怕的消息“

“~~主~~主教及八位外籍傳教士被逮捕，不知帶去何處。”

相片~~年來~~高~~的~~城~~牆~~直~~到~~2009年還健在。

~~十月九日，星期六，主教座堂發生了什麼事~~

早上很早時，~~日本~~軍官長前來問候主教，很客氣有禮。過了不久，軍人們單獨或成夥，爬牆或由破裂的通路進入院內偷竊。一個~~日本~~軍官把破裂通路整修，并用~~日~~語寫了一個通告禁止進入。可是偷竊者仍舊進來，雖然長官不時來查看也無效。他們進入神父房間，盜竊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午後有十個軍人來調查~~聖若瑟~~修女的住處，也把負責的長上路以~~沙尼~~神父(*1882)及財政~~尤辰~~白~~唐~~神父

(*1905) 被逮捕。下午五點至六點，兩個軍人去見主教要錢。當主教答覆說沒有錢時，他們打開抽屜，拿了一些東西，便離開了。

七點鐘，主教和眾位神父都來餐廳。忽然有人跑來報信說，沙尼及白唐二位神父在聖若瑟修女們的住所近處被捕，因為他們要保護修女們不受日本軍人的暴力摧殘。他勸主教及神父們逃走。主教答說他們們士伍俾使父很親善會到自由之日本人是歐洲人的朋友，不必怕懼。

那天晚上約有 40 位神父在餐廳。忽然間軍人們進來。有一個以熱河(北京北部地方)口音講著中國話眾位神父都都並起來，聚在齊齊。

主教問他們要什麼，他們沒有答覆。他們却把主教的眼矇住，把手細綁。捷克人畢斯高比克先生，他來正定是為修理風琴，因為戰爭不能回國他曾被德海軍官員，站出來要保護主教他他被細綁馬馬帶走跟響蕪楚掃使們倒多點司柴司加神父(*1872) 在克羅尼沙德修院外植病的產神使鯨醫篤禽奴爾奴羅。羅比雅神父(*1877 法國) 葛葛利伍德使父(*1909 布來達) 他是小修院教師，也是主教座堂的風琴師和斐索車普德爾兄弟(*1875 五敦堡)，以及瓦地司拉呂茲(*1909 波蘭) (*表示出生年)

若瑟周志毅神父站在華人神父中間。他已幾週沒有剃鬚，在室內幽暗的燈光下，兵士們看他像個歐洲人。很僥倖其他華人神父們保證他是中國人(才未被拘捕。)被拘捕者被帶領出去。有一位中國神父也跟這著，卻被軍人嚇阻。他則走去修生們的睡房，告訴他們所發生的一切。有些兵士，尋問歐洲傳教士的妻子們在哪裡。他們被帶到仁愛修女們的住處。門都關閉著，兵士們喊叫“開門，不然我們要開槍(毫無動靜，兵士們想修女們已入寢，便離開了。其實修女們已聽到聲音，非常怕懼，進入聖堂祈禱直到夜間一十點，因為她們聽說一些神父們已被兵士們帶走了。

患病的雅伯理神父(*1865)逃掉這場風暴，因為他在自己的房間(沒有在餐廳)。在夜間幾個士兵倒回來，到理家神父住處搶劫。那天晚上，基督教牧師熙爾和司比拉，從他們的住宅看到在佛塔下面有異常大火在焚燒。

抵達海外世界的最早信息

十月十七日，主日，定州(縣)沙乃神父，接到消息說天主教及其他人被捕，并被帶離現場。他馬上派人告知孟泰尼主教及法國駐北京大使，他們六天後抵達，并把消息傳開。荷蘭國大使拜倫 G.W. de Vos van Steenwijk 亦被通知。十月廿四日 Reuten(路透社)將消息傳佈全球各地巴黎總統院長得到在捕獲商姓名。

十月二十二日當沙乃神父(由北京)來到正定時，他看到每人都驚慌失措，話語矛

盾。但逐漸地他弄清楚了，十月九日所發生的一切，并且那十個穿日本服裝的人是日本軍人。

十月廿五日，我把所發生的一切，都送到北京。十一月二日，日本軍隊開始掉查。調查結果是很可能是逃走的中國軍人所作。日本大使將此事告知荷蘭大使，并且在十一月卅日的北京編年史上發表。



相片在王府的興隆寺佛塔。天主教等在此塔被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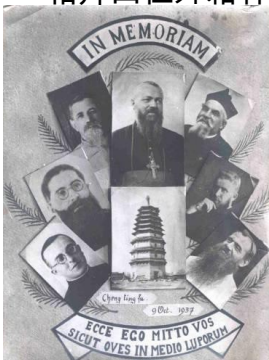
最後的確定



十一月十二日，在佛塔不遠處，離主教府約三百米處發現了遺物，這些毫無疑問的是屬於被捕的九位。沙乃神父和一些人把這些遺物收斂起來，拿到主教府。日本司令官被通知。熙篤會士們在十一月十三日也得到通知。兩天後消息傳到北京。沙乃神父最異奇罷能楚他們都是被燒死的。這消息也被傳到荷蘭。

在現場找到十個子彈殼。這可能是他們九人先被槍彈射死。然後再被焚燒。

相片四位外籍籍神父，每隻本垂堆把單單車每隻像像面都都有字。



官方調查

十一月十五日 ~~De Vienne~~ 主教，同一位日本神父 ~~夫谷其~~，和日本陸軍參謀長 ~~Yokoyama~~ 及一位照像師，一齊來到 ~~正定~~。Yokoyama 根據事實，深信是 ~~日本~~ 軍人牽涉到這件事。依照他的要求，于十一月廿二日，早上十點鐘，在主教座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在那裡 Dr. Spica (史比加醫生) 聽到一位 ~~日本~~ 軍官說：“在日本軍人中有一些共產黨徒，

這罪行大約是他們應負責，作了這相反軍法的惡事。”

相片 7 位殉道者紀念碑。碑上有拉于文字。

外交界的反應

法國及荷蘭的大使館發出強烈的回應，反對 ~~日本~~ 軍人在十一月七日發表的聲明，

“說是中國人犯了殺人的罪行。現今由 ~~Viennee~~ 主教及 ~~Yokayama~~ 參謀長所作的調查，得到更正確的消息。在北京大使館教堂內也舉行了一個追悼儀式。日本軍隊要負責建造一座墓碑，紀念 1937 年十月九日被殺害的殉難者，碑上銘刻以下句字 ~~“~~ Anirusn suas posuerunt pro ovibus suis.”（他們為了自己的羊群，犧牲了生命）

~~文致主教及同伴們為何被謀殺~~

經過很多年，不能確定謀殺的動機。這場悲劇的主要演員全被殺害，他們無法告訴我們什麼。近年來，許多困惑湊合到一起，動機逐漸明朗化。

今將所見，列於下面 ~~“~~

~~日本人要姑娘及婦女。~~

十月五日傳教士沙乃(神父)從他住的城定州(離正定30公里)向日軍參謀長呈了一份控訴書。因為有五人一夥的(日本)軍人來向傳道員要四個女人，並且用他們的



槍恐嚇他，如他不答應。

並且正定附近的熙篤會院長有寫道，“日本軍人要錢和女人……”在他報告文致和主教及同伴被捕的紀錄中沙乃(神父)有提到，日本軍人問，他們在何處可以找到歐洲人的妻子們。傳教士歐百在十一月十日前，寫給沙乃(神父)的信中曾提到“女人”是(日本人)的動機。這顯示找女人是日本軍人的特點。那晚他們要求去找修女他們的妻子”他們說。是去搶掠嗎?或作樂?

恐怕兩樣都要。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照片熙篤會士厄瑪爾爾羅比亞神父(法國人)

~~日本軍人向文致和主教要女人。~~

1937 年 12 月 1 日，正定瑞典傳教團熙爾醫生(Dr. R.E. Hill)在北京荷蘭大使館聲明，一位名叫李柴的人，是天主教傳道會代理經理人之一，曾告訴他及司比拉醫生，再剛過了十月九日後，日本軍人向他要青年女人。一位外籍傳教士答道 ~~“~~“你可以拿你所要拿的，但是我們這裡不引渡女人。”此後軍人便離開了。這種動機在那位中國翻譯的話中也突顯出來他在 1937 年十月九日，與日本軍人一同來到正定。他告訴傳道士歐立我說日本司令官同幾個軍人一同來到住房，要帶走姑娘及婦女。他們同文致和主教談了很久，以達到要求可是被整潔拒絕根據我們弟兄中的一位，他說 ~~“~~“你們要殺我就殺吧，可是我絕對不能給你所要的。此後司令官恫嚇一番，憤怒離去。

山西路安傳教會荷蘭方濟各會士當，日本軍人向他們要女人來取悅他們時，向他們說 ~~“~~“你們不要忘記正定天主教的傳教士遭到什麼不幸。

正定城外附近，熙篤會士德尼司一王柳神父曾寫到 ~~“~~“日(軍)佔領了(正定)城，他們第一行動是確保沒有敵軍人員存留。他們也找尋另一件事他們找尋女

人”。1938年十二月在給奧國修士弗立德力克寫信說⁹“去年春天日本軍人，操著很好的華語，當他們看到殉道者墓碑上的照片時，問說⁹“他們為什麼把他們(殉道者)殺死，我們不知道。可是假如他(殉道者)把那200個女人給我們玩樂的話，他們絕不會被燒死〈這是再一次提到200(女人)並肯定他們的動機。

他們為什麼要採取這種立場⁹

當日本軍人來向傳教士沙乃(神父)要女人時，他這樣解釋他立場的動機說⁹“司令先生，一個真實的基督徒寧願死也不要犯這樣的罪行。在我的傳道員中沒有一個人，會同意這種醜惡之行，寧受死刑也不怕。”文致和主教對那向他要女人的日本軍官，會說同樣的話。

他們是怎樣被殺害的⁹

關於屠殺的方式，我們不能肯定。當時有一些乞丐在現場，親眼看到實情。但是這些可靠嗎⁹熙篤會司神父(Struyven)以目睹之証人身分寫道⁹

“他們被裝進一架大貨車，在距離(主教府)約300米處，被以拳擊殺害。那位修琴師(畢司高皮夫 Biscopitch)受主教座堂神父(柴司加 Ceska)和熙篤會神父(羅比亞 Robial)扶著，他們一同被燒死。在木樁旁本堂神父(Pastis)的小軟帽被尋獲，染滿血漬。羅比亞神父的玫瑰念珠，和琴師的褲鈕也被找到。

文主教存活最久當他搜捕時尚榮亮死在砲火聲中⁹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Mon Dieu, Mon Dieu 〈)〉看見并聽見的外教人說⁹蒙鐵 (Mon Dieu) 〈

意思是“天主”○他們(日本人)向他身上倒煤油，可是火并未點燃。主教受了很多痛苦最後他們向他倒汽油，大火忽然冒起。呻吟之聲逐漸沉寂 最後只剩下他的一塊骨。他的手執望遠鏡最後被找到，玻璃已經溶化，只剩下框架……。最大的安慰是，沒有修女和難民遭到姦辱。這事在當地引起很大衝擊。就連日軍司令官也說他們是基督教的殉道者身死

一位法國修女十麗娥(Pouliou)僥倖逃過這場浩劫，曾寫過(以下的話)“在佛塔的腳下，他們(日本軍人)要處死他們，一個一個地，或在心胸上刺一刀，射一鎗，或其他方式。他們把他們從地面上拉到一個木樁旁，約有數米遠，地上滿都是血漬他們們從縫隙處屋扉拆來窗門等物，點點地搗爛倒斃身上。”中文翻譯官對歐立偉(Oliues)傳教士說“他們開始屠殺年輕的殉道者，(恐怕是白特藍(Bertrand)々有一片從他身上拉下來的滿是血漬的鬍鬚被發現。其他的傳教士都反抗(此野蠻行動)。馬上就有三人被鎗射殺。我們不知道這三位是誰，因為那位中文翻譯官不認識他們。”



許多問題仍待解答，比如我仍想解釋這事，在綁架時他們的手是用餐巾細綁著而在春春卻找到細綁他們的鐵線。這是否是說，他們被火燒時還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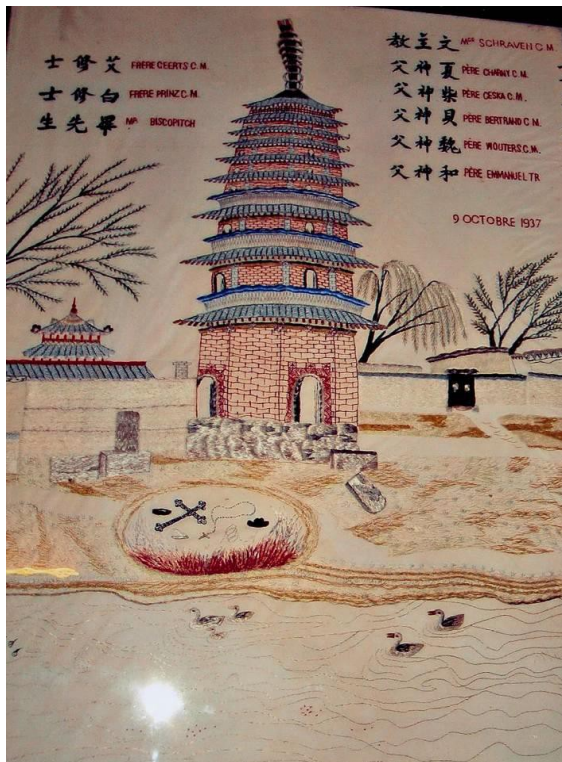
結尾

文致和主教及同伴們的死亡是傳教士忠于職守，也是為保護婦女抵抗日本軍人的性侵。他們為成千的難民的權力而奮鬥到底。

1938年日本軍人自掏腰包，建立了黑白大理石墓碑，至今尚保存。有兩米高。在這方大理石墓碑上刻有“1937年十月九日殉道者紀念碑。”其下刻著九位殉道者的名字。



相片文致和主教和同伴們的團體照。數年前置放在正定主教府大堂前面。自1950年代整個傳教地區被改為軍事用途。



殉道者的遺物，葬于柏棠墓地。所造的墓碑已不知去向。

這是正定府嬰兒院的孩子們，在殉道者被害後所作的刺繡，現今保留在巴黎遣使會博物館內。

--左方的名字是

- 1 ~~文致和~~主教，遣使會士，原籍洛因，64 歲。
- 2 ~~路以~~沙尼，法國麥倫遣使會士，54 歲。
- 3 ~~多默~~柴司加，遣使會士，布洛道瓦，克洛亞沙，成長於奧國，65 歲。
- 4 ~~尤金~~白堂德，奧立拉(法國)遣使會士，32 歲。
- 5 ~~葛里特~~烏德司，布拉達遣使會士，28 歲。
- 6 ~~厄瑪奴爾~~羅比亞，魯恩近郊，~~孟道~~馬拉德熙篤會士，52 歲。
- 7 ~~安東~~葛爾德修士，烏墩包遣使會士，62 歲。
- 8 ~~拉地司老~~品茲修士，波蘭拉特乃，~~李品基~~遣使會士，28 歲。
- 9 ~~安東~~畢司古比，風琴師，~~司老互基~~，51 歲。
- 10 ~~魏厄~~白來馬克，遣使會士及文生，~~何爾滿~~先生合著。